



午夜 之 靈犀

阴阳和谐、阴阳四极……
神秘女子、沉湖姨太、洪门咒怨、午夜
婚礼……

木丁◎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灵犀

午夜瞳

木丁◎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犀之午夜幽瞳 / 木丁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113-0115-4

I. 灵… II. 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3111号

● 灵犀之午夜幽瞳

著 者/ 木 丁

出版统筹/ 史崇九

责任编辑/ 文 锋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16千字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0115-4

定 价/ 2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contents

引子 古宅·怨	1
第一章 洪门咒怨	12
第二章 午夜幽瞳	65
第三章 午夜婚礼	125
第四章 阴阳山	163
第五章 阴阳四极	185
尾声 真相大白	214



引子 古宅·怨

已是傍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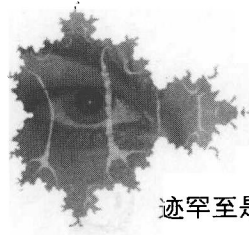
西边灰色的天幕上，垂着一轮血红色的太阳。天幕下面的柏油路上走着一位老人，他同天底下的所有景物一样，身体表面被血红的太阳涂抹上了一层血色。老人手持一把紫檀木手杖，身体微驼，明显老态，但脸上却表情坚毅，目光如炬，这又大大的冲淡了他身上原本的暮气。从老人的装束和手里样式考究的手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身份非凡之人。

老人的手杖不停地敲打着地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这些声响给这幅原本倍显苍凉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气。

老人脚下是一条陈旧的柏油路，路面狭窄、表皮斑驳。

这种路在老城里随处可见——由于城市变迁而年久失修甚至被人遗忘，这种情况在这条路上尤为明显，因为它一头连着新城区，一头连着远近闻名的“鬼宅”。这条路其实有个很正統的名字叫“夕照路”，但由于“鬼宅”的缘故，它的名字也被人更为了“鬼街”。

可以说，当年城市搬迁很大原因就是因為“鬼宅”的存在，所以鬼街上人



迹罕至是情理之中的，尤其是在这种夜幕将至的傍晚时刻，而从老人前行的方向看，他显然是奔着“鬼宅”去的。

关于“鬼宅”的来历第一部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它若干年前闹鬼，而自从发生了林兮儿坠亡事件后，这个名字似乎更加贴切了，但同时笼罩在它头上的诡异甚至恐怖色彩也更加浓厚了。

这样说来，眼前的情形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在这样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这样一个夜幕低垂的时刻，即便是一个热衷于探险的年轻人也不见得有多大的胆量独身前往，何况是一位耄耋老人？会有什么吸引力或原动力驱使他独闯“鬼宅”？

这还得从老人的身份说起！

老人姓洪，名七，是赫赫有名的“洪氏企业”的创办人，多年前他因年事渐高，便把事业交给儿子后功成隐退，不久偕夫人定居美国，很少回国。在北方城里，老人的名字和他所创办的“洪氏企业”是人尽皆知的，除此之外，老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鬼宅”的主人！

这样说起来，老人出现在此地的原因似乎明朗了许多，但细想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关键性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比如，据说老人自从出国后只回来过一次，是两年前他的夫人去世以后，他遵从夫人的遗愿送骨灰回来安葬。洪老夫人的葬礼结束后，考虑到他的年事已高，他的儿子及友人都劝他留在国内安度晚年，甚至北方市政府还曾出面劝阻，但均不见效，他最终执意离开了。对于老人执意离开的原因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大家达成了共识：老人要在国外终老了！而现在，他却突然回来了！

还有一点，作为洪家老宅（注：鬼宅原名洪家老宅）的第二任主人，他生于斯长于斯，但在成人后却选择了弃之而去。而且据说他自从离开后就没再踏进过老宅一步，而此刻，他却又奔老宅而去？

而且，即便非来不可的话，老人可以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再找个人来陪伴——他的儿子就住在北方城内，而他为何要独自前往？这似乎是更不可思议！



所以说到底，老人为何回老宅？还是一个谜！

老宅就在眼前了！

老人驻足而立，同时也尽最大努力地挺直了身体！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能够全面地审视这个曾经熟悉而又刻意遗忘多年的地方，同时也是为了表达一种肃穆敬仰之情，这里毕竟是孕育自己生命的地方，这里也是父亲留给自己唯一最重要的财产，由此可见，老宅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还是举足轻重的！

老宅更老了！

门口的两尊威严的石狮子，一只倒下了，另一只也是残缺不全，两扇大门上的油漆彻底剥落了，两个兽面门环也不知所踪。大门两侧的围墙上原本考究的琉璃瓦也只剩下残片，其间杂草丛生，很多地方还有热衷于城市探险的人进出时留下的攀爬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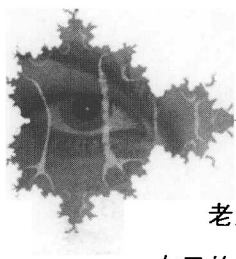
老宅的衰老是在老人的预料之中的，但它破败的程度之深还是出乎了老人的预料，这让老人的心头浮现出无尽的酸涩，以至于他拿钥匙开锁的手都无法自控得颤抖着。

大门打开了，眼前的情景让老人心头的寒意更重了！

老宅内杂草丛生，原本交错有致的甬道全被荒草埋没了，老宅内原本以常绿树木为主，而此刻看起来却几乎无一存活，到处是一些枯败的藤条枝蔓，像一病入膏肓的枯瘦的手臂，让人怵目惊心。老宅内的房屋建筑更不用说了，全部是破败不堪的模样。偌大的老宅里弥漫着一种严重腐朽的气息，让老人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此刻夜幕已经悄无声息的降临了，当然随之降临的还有无尽的恐惧感和沁人心骨的诡异气息！

不过从此刻老人的表情和眼神看，除了多了些伤感之外，并未出现惧怕的成分。他正借着微弱的光线环视四周，然后凭着记忆来搜寻脚下可行的路，尽管这难度很大，但他还是成功了，在一人多高的杂草当中，他找到了那条可以通往老宅的任何角落的甬道，甬道是石砌的，上面不可能长杂草，所以走在上面不用担心脚下，需要做的是处理来自身体两侧的麻烦——枯黄坚硬的杂草。



老人一边蹒跚前行，一边用一只手拨弄着身旁的麻烦物，同时他还得调用自己的嗅觉神经，因为他还在寻找一样东西——老宅的人造湖，他不敢确定怎样才能以最近的距离到达那里，所以他需要搜寻空气里可能飘忽着的来自湖里的氣息——死水的氣息！

老人很清楚，当年父亲建造人造湖的时候，为了防止湖水干涸曾做过防渗处理，所以即便此地长久无人居住的话，湖水也不会干涸，更何况这个季节离已经过去的雨季还不算遥远。有湖就有水，有水就一定有氣息！

终于，老人成功了！

在满是霉烂味道的空气里，他分辨出了那股特别的氣息，它不是很明显，几乎与整个老宅空间里的所有氣息融为一体，但它有一点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死亡的味道！

对，死亡的味道！

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老人眼下突然产生的，而是由来许久的，甚至说，这是一种伴随他一生的感觉。

在他小的时候，这个面积不大的人造湖因为湖水清澈、绿树环绕、鱼鸭嬉戏而成为了他的乐园，可以说在老宅生活的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与它有关。可后来，自从那件事发生后，这里就成了他噩梦的源泉，所以除却那些美好的记忆之外，便是强烈的死亡的气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气息最终覆盖了美好回忆。尤其是近几年，这种死亡的气息不仅会随时浮现在他身体周围，而且还会时时出现在他的梦里，让他在半夜里突然惊醒，让原本睡眠质量不高的他备受煎熬。

人造湖近在咫尺了，而夜幕已经彻底的降临了！不过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天边升起了一轮弯月。由于体积太小，月亮发出的光辉是有限的，老人以至于连人造湖的轮廓都分辨不出来，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此刻对于他来讲，这轮弯月更像是个朋友，与他同处于一个天地间，大大降低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恐惧感。

老人向这位高高在上的朋友点头致意，他相信自己的做法不是自作多情，



也不是毫无道理，就像今天晚上他此行的目的，他不是为了重温过去，而是为了赴一场约会，而这个约会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甚至荒诞无稽的！

想到“约会”，他的注意力又回到“湖”上。

他的脚下是一条沿湖而砌的小路，它的一头通向老宅的主干道，一头直通前方的假山，假山是人造湖最大的景致，也是这条小路的尽头。假山上有个洞，那里是他幼时“乐园中的乐园”，他时常躲在里面窥视外面的世界，比如湖里的鱼鸭自由嬉戏的场景，还有大人们经过时变化多端的表情和自言自语的说话声，为此他还发现了不少老宅中深藏着的秘密，不过由于当时年幼无知，很多秘密现在已经遗忘了。

不过，这个“乐园中的乐园”最终又成了他“梦魇中的梦魇”！就是在它里面，他见证了那场“噩梦”发生的整个过程……

想到这里，老人无法自控地打了个冷战，他再次移动了下脚步，以防止“噩梦”在脑海里重现！

他的脚跟前有一个交叉路口！他用手杖小心地探了下路，确定了下拐角的大致角度，可就在他即将转身的时候，他定住了！他听到一种声音，是湖水流动的声音，他很快分辨出来了，那声音来源于假山的方向，他立马望过去，而接下来出现在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地懵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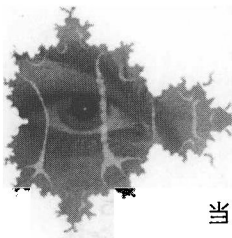
就在假山与湖面交界的地方，一个白衣人正缓慢地向岸上爬着，是一个女子，头发很长，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

尽管看不清白衣女子的脸，但老人立刻认出——确切地说是猜出——了她！

很多年前，就是在这里，老人亲眼目睹了这个白衣飘飘、长发飘飘的女人跳进了湖里；几十年来，这个闪烁着白色魅影的黑色梦魇不时地在他脑海里重现；几十年后的今天，“梦魇”重现了，唯一不同的是，死者又变成了生者！

死而复生！

是担忧变成了事实，还是梦境变成了现实？老人一时无法给眼前的情景定论，但他有一点是确定的：一旦进入了老宅，任何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



当年，不仅疯女人跳湖的情景，就连她之前在湖岸上奔跑的样子他都看到了，其实当时她的表情很平静，纵身一跃的样子也很从容，所以他一直认为女人跳湖是个考虑成熟的“计划”，并非人们传言的“神经病发作”。

在女人跳进湖里的那一刻，他想呼喊，可似乎突然之间失语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直到湖面完全恢复平静。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如果当时在第一时间发出呼喊的话，她一定不会淹死。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女人的死与他是否在第一时间呼喊没有关系，因为女人跳湖的时候，后面紧跟过来几个家佣，而且父亲随后就到了，但没有一个人打算救她，尤其是父亲，他竟然长长地叹了口气，对身后的管家随便说了声：“捞出来找个地儿埋了！”

在他当时的印象里，父亲的样子确很“随便”，没对她施救自不必说了，他甚至连给她选个墓地的打算都没有，毕竟她是他的妻子呀！而且从他当时如释重负的表情看，女人选择投湖自尽似乎是个最“合适”的结局，对女人、对他、对整个洪家都“合适”。

想到这些，老人一时间感觉对女人的那份亲切感和怜悯之情更重了，这样他心里的恐惧感减轻了不少，于是他转回身子，朝女人走过去。

女人蜷缩着身体伏在湖岸上，她的脸色煞白，几乎与白色的身体融为一体，使她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团雾气……

老人沉积心底的愧疚之情彻底爆发了！他突然有个想法——向她“表白”自己的愧疚之情！

这是他积聚心头多年的想法，甚至一度成了他最想实现的愿望，而此刻，机会就在眼前，他绝不能再错过了！

于是他又不由得向前挪动了下步子，同时清了清嗓子——

“其实，我……”

老人刚一开口，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白衣女子竟像一条泥鳅般扭动着身体沉入了水里。水面升腾起一缕白雾，随之，一切归于平静了……

原来是一场幻觉！

老人的心剧烈地疼痛起来，以至于他不得不弯下身体来抑制这种撕心裂肺



的疼痛感。白衣女子的突然出现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使他了却愿望的想法变得空前强烈，而就在一瞬间，一切变成了泡影，这就意味着他今生永远没机会了却心愿了！

他很清楚，就在今天夜里，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了八十年的生命就要画上句号了，那个缠绕了自己几十年的“恩怨”就要在今天彻底断了！他的真正想法是，不求自己死得光明磊落，但求死得明明白白！而现在看起来，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老人挣扎着站起身，然后借着手里的紫檀木手杖让身体尽可能的挺立，他抬头看了看已经升到头顶的月牙儿，重重地叹息一声，暗自道：“是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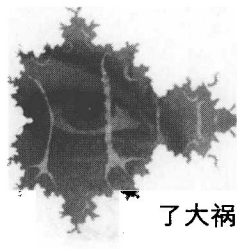
然后他回转身体，走上了刚才的甬道。

苍凉的月光下，荒漠的杂草间，老人佝偻的身影缓慢前行。而与此同时，在老宅的某个角落里，正有一双眼睛静静地注视着老人，注视着这幅寒意十足的黑白画面……

在甬路的尽头，老人停下了脚步，然后缓缓地抬起了头，那座熟悉的二层小竹楼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与前面的主楼相比，不论规模还是设计样式，小楼都是不足一提的，它甚至连配房都称不上，因为在洪家老宅里随便找到一所建筑都要比它气派很多。其实对于老人来讲，用“熟悉”二字形容他对小竹楼并不很贴切，因为他在此居住的二十几年里，他仅仅踏进过小竹楼一次，而且还是以匆忙和慌乱告终。

有一次，他跟管家的儿子玩捉迷藏，情急之下钻了进去。结果进去之后他就后悔了，楼里乌黑一团，死气沉沉，更重要的是他听人说过小楼里面有个“鬼”一样的女人，于是他撒了丫儿往外跑，结果在门口撞倒了匆匆赶来的父亲。当时父亲满脸怒气，而且上来就是一巴掌，把他给打蒙了，他料到自己闯



了大祸，也不敢细问，从父亲的腋窝底下匆匆逃走了。

那次经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敢踏进小竹楼，不过倒是留意起老宅里流传的一些与它有关的信息了。后来他就知道了小竹楼里的确有位神秘的年轻女子，而且后来也见到了那位女子，于是便有了后来那些与白衣女子有关的各种经历。

所以总的来说，小竹楼对老人的印象是既熟悉又陌生。或许是与白衣女子有关的原因，多年来小竹楼在老人梦里出现的频率甚至比整座老宅都高，而且每次出现都是眼前所见差不多的情形：通体乌黑一团，表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月华，散发出冷冷的气息。

老人的目光并没有在小竹楼上停留太久，因为他此刻需要做的并不是要唤起那些与之有关的回忆，而是寻找一个人！按照约定，向他发出约请之人在小竹楼外面等着他，找到这个人就意味着他们的约会正式开始了！

尽管此刻他还没有看到对方的影子，但老人确定对方一定提前等候了，他之所以如此有信心，就是因为他对于今天这场约会的很多细节是清楚的，比如，约会他的人是谁？对方为什么向他发出约请？甚至包括今天的约会最终是个什么结局！

老人猜得没错，就在他走近小楼的时候，那双幽灵般的眼睛正一眼不眨地望着他，不仅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且还仔细地观察着老人的容颜，因为对于她来讲，这是一场等待了近三十年的约会，或者说是推迟了三十年的约会。约会计划是她在三十年前做出的，却被她一再推迟，直到今天。当年那个神采奕奕的年轻人，如今变成了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头儿，以至于她都认不出来他了。

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老人的面孔，希望能从中找到那些熟悉的影子。其实他们的约会虽然推迟了三十年，但她对他的关注却一直没有间断，不论早年他是一位成功商人的时候，还是后来他成了一位热心公益的慈善家的时候，她都会留心媒体对他的报道，甚至还会把带有他的照片的报纸保留起来。距离最近的那张图片是记者在他将事业交给儿子准备全身而退的时候各界政要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拍的，算起来不到十年，但现在就是与那张照片比起来，他似乎也



没多少相似之处了，最明显的变化是他的眼神，十年前是神采奕奕，而如今是沧桑浑浊。

“哎……”想到这里，她不由地的叹息了一声。

没想到她这一声叹息却惊动了 他。

“深幽，你在哪里？”老人突然转过头问道。

她知道他其实并没有看到自己，但异常巧合的是，他转过身目光的方向正好朝向自己。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她的心头掠过一丝惊喜，但倏然即逝。

的确，她怎么可能高兴起来呢？这是她头一次听到他叫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曾经是夫妻、也曾经有过床第之欢，她曾为他生子、为他做过一个女人应该为丈夫做过的一切，而他却从没正经叫过自己的名字，甚至没正眼看过自己！如今，他终于肯叫出自己的名字了，而且能听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可这却是在历经几十年之后，所有的期盼已经化成了冰、变成了铁，她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她从黑暗里走了出来，走进了他的视线里。

他的身体在昏暗的月色里不停地抖动起来，而她的表情则在白色月光的映照下闪着冷冷的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两位勾肩驼背的老人默默地在天底下对峙着，像两尊陈旧的雕塑。

“深幽，我们终于见面了！”许久之后，老人终于打破了沉默。

“哼！”深幽发出一声沉重的鼻音，这声鼻音让老人心头一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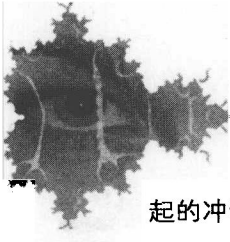
“不错，终于见面了！你能记得吗？这期间过了多少年？”

“怎么会不记得？整整三十七年了！”

“亏你还记得！”深幽恶狠狠地挖苦道。

而接下来，老人的表现则完全出乎深幽的意料，他的身体晃动了一下，然后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由于重心不稳，跪倒之后他的身体歪倒在地上，他又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身体恢复平稳。

就在老人身体将倾的时候，深幽心头掠过一丝怜悯，她竟有种上前将他扶



起的冲动，但最终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老人垂着头，一只手撑着手杖，身体微微地抖动着。

他哭了！

发现这一点后，深幽心头的寒意更重了。

老人的确已经泪流满面了，但在强大的自制力的控制下，他并没有发出一丝声音。良久之后，他开口了。

“深幽，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不可能接受我的道歉，而且这一句对不起也不能弥补我对你的亏欠，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理解，这的确是我发自肺腑的道歉！”

“其实关于愧疚的话，我真的不知从何说起！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我对你的亏欠到现在都不知道如何偿还，当然，也偿还不了了，这是一辈子的感情债，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

老人诺诺得说着，身体的疲惫加上过度的伤心，他的身体垂得几乎要贴到地上了。

老人一番语无伦次的道歉话并不能减轻深幽心中的痛苦，也无法弥补她的愤恨，就像他说的，这是一份欠了一辈子的感情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何种手段都不可能偿还了；其实这么多年深幽也想明白了，他们之间的故事从一开始发生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轨道，而且这个错误愈演愈烈，就像一只射出的箭，除了给前方的目标造成伤害外没有别的选择。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甘心，因为事实证明，这场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只有她一个人来承担，而且还耗尽了 she 一辈子的幸福。

想到这些，深幽刚刚软化下来的心又恢复了之前的冰冷和坚硬。她又回想到了这场约会的目的，以及这些年来她为约会所作的一切。

“你说得没错，你是没有任何办法对我作出补偿的，我也不需要你的补偿，那你也没有下跪的必要！”

“三十七年，你不觉得漫长吗？其实今天这场约会，在三十七年前就应该发生的，却被我一再拖了下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不忍心！虽然



你将我们的夫妻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我没有，而且，我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男人，我爱的人也只有你！就是因为我对你的爱，而让你活到了今天！你知道吗？为了让你活下来我需要经历多大的痛苦吗？你有了新欢，有了家庭，有了一切，你就整日沉浸在你的幸福之中，几十年来没再想到过我一次，我一直在暗处看着你，你的所作所为都被我看到心里，不知有多少次，当我的心实在痛到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想实施这场约会，可一想到约会会让你丢了性命，我就退缩了，我一次次地劝告自己，既然爱你就让你快乐地活着吧！”

“你说得没错！”老人边说边缓缓地挺起了身体，“三十七年来，我几乎没想过你一次，我抛弃了你，夺走了你的一切，然后将这一切变成了我的快乐，这些年来，我的确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也知道我的快乐是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只是我一直刻意回避这个事实。这两年我一个人了，我就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也一直在等待你的约会，我也非常想给你做个了断！今天，约会来了，我也就无憾了！”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丢下了手里的手杖，冲深幽擎起了双手。

“深幽，不论怎么说，请接受我一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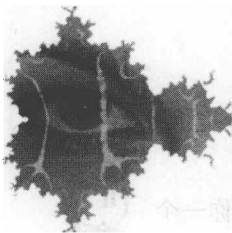
还未等深幽反应过来，或者说老人根本没有等待深幽的反应，他就冲着深幽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然后重新拾起身边的手杖，挣扎着站起了身。

老人缓慢地挪动着步子，走进了漆黑一团的小楼。

看着他的身影渐渐地融入夜色，深幽苍白的脸上留下了两行泪水。她的视线定在了小竹楼二层的天桥上，那是老人最终要到达的地方，也是她与他最终作别的地方。此刻，那里悬挂着一个绳索做成的圆环，圆环在月光里闪着逼人的寒气……

当老人佝偻的背影出现在小楼二层的天桥上时，深幽一边缓缓地转过身，一边在心底默念起了这个让她深爱了一辈子的男人的名字——

洪……七……



第一章 洪门咒怨

北方市公安局。

刑侦队队长叶问走进办公室。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然后走到办公桌前。那里放着关于北方学院“林兮儿坠亡案件”的卷宗，里面有助手整理好的与此案件有关的所有资料，从今天开始他需要对此作一个详细的研究分析。

至于这场分析研究要进行多长时间、能进行到什么程度，以及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他都完全不知，因为这个案子实在太奇怪了，到底有多奇怪呢？用他的话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结案了他都不清楚。

作为这起案件的总负责人，是不是结案了都不清楚，你说这是不是有些荒诞了？不过更荒诞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案子本身，可以说与案子有关的所有因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等，没有一样不是荒诞的，你说这事是不是更荒诞了？

好了，我就不饶舌了，总之一句话：这个案卷里面包含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个字，怪！



就在叶问将卷宗翻看到第二页的时候，一个人闯了进来。

这个人叶问认识，名叫洪利，是洪氏企业老总。这人很注意个人形象，而且诚实经营企业，社会反响很不错，在警方手里并没有不良记录，所以叶问与他并没有过“业务往来”。他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洪利年龄四十开外，在商场混迹多年，积累了一套与官场及公职人员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当时朋友把他与叶问相互介绍时，他对叶问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口口声声“久仰叶队长大名”还主动要求与叶问交朋友。

叶问是个交友慎重之人，不过鉴于对方的热情，他也不好推托，便接过了对方的名片。其实回来后他就没有再想到过此事和此人，包括那张名片也早就不知所踪了。所以对于洪利的突然闯入，他多少有些意外，而且眼前的洪利看起来也很反常。他是个公众人物，平时很注意个人形象，总是一副事业有成、信心百倍的样子，而此刻他却衣衫不整、一脸惶恐。

“洪总，你这是？”面对洪利错愕的眼神，叶问忍不住先问道。

洪利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将手里的一张纸片放到叶问跟前的桌子上，他嘴里“呼呼”地吐着气。

叶问拿起纸片看了看，发现上面写着四个字“洪门咒怨”，这四个字是用毛笔写的，苍劲有力，颇有大家风范。叶问认出这张写着字的纸，正是那种从传真机里吐出的打印纸。所以叶问对这张纸的第一结论就是：从某个地方传真过来的！

“洪门咒怨？”叶问低声念着，然后皱起眉头，问洪利：“什么意思？”

叶问的问题并没有让洪利停止慌乱，相反他却变得更加激动了：“对，洪门咒怨，快，快去救我父亲！”

“救你父亲？”叶问大吃一惊，“你是说洪老先生吗？他怎么了？”

“我找不到他了，他一定是……遇害了……”

“遇害了？这怎么可能？”叶问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他搔了搔脑门，道：“据我所知，洪老先生一直在国外生活的，难道他回国了？”

“没有，不过我跟他失去联系好几天了！”